我热爱的任溶溶先生

方卫平

对任溶溶先生的了解和热爱，是与我的儿童文学专业经历联系在一起的。

没错，我说的是，热爱。

1984年，我23岁，开始了研究生阶段的儿童文学学习。那年10月，在一个幼儿文学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时年61岁的任溶溶先生，并聆听了他在会议上的发言。许多年过去了，那么多的会议发言早已飘散在逝去的岁月和时光里，但任先生的一句话，却让我无法忘怀。在谈到儿童文学的意义和特点时，任先生两眼放光，面露陶醉之情。他用略带乡音的普通话喜滋滋地说道:“儿童文学很好玩”……

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却突然把坐在会场后排角落里的我击中了。

我的少儿时代在“文革”中度过。1977年高中毕业正赶上高考恢复，稀里糊涂考上大学。本科念的是中文专业。从迷恋文艺学美学，到大学毕业后转向儿童文学研究，关于文学的作用或功能，我被告知的一直是“文以载道”或“教育方向性”的戒律。“好玩”?我在瞬间的晕乎之后，心里的某个角落仿佛一下子被点亮了。

2003年10月，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任先生是那一届“特殊贡献奖”的获得者。一天晚上，一群中青年作家和学者在我的房间里聊天。从走廊经过的任先生听着这屋里热闹，便走了进来。大家热情相迎，纷纷让座。任先生也回应说，我最喜欢跟年轻人聊天了，从年轻人这里我可以得到很多新的知识和启发。聊着聊着，他忽然问:“你们猜我最喜欢看哪一档电视节目?”大家都猜不着。最后，任先生自己揭晓了谜底:“我最喜欢看天气预报。”看着众人纳闷的模样，他笑眯眯地接着说道，“你们想，同一个时间，这里很冷，那里却是很热;这里下着雨，那里却是大太阳，这多有趣、多好玩啊。”

那一刻，我意识到，无怪乎任先生会一辈子与儿童文学结缘如此之深。生活中的寻常物事，在任先生那里可以变得“有趣”“好玩”;儿童文学这份职业，更是他一生痴迷、乐此不疲的一桩美差。在天性上，他无疑是最接近童年，最接近儿童文学的——他是一个天生的儿童文学家。

对于我来说，热爱任溶溶先生，不仅是因为他的创作、译事等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和儿童阅读生活所做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任先生所表现出的一位知识分子、一个作家淡泊名利、超拔脱俗的个人操守和魅力。

记得1993年，任先生70周岁诞辰时，上海有关方面欲为他举办祝寿和庆祝活动。听闻此议的任先生谢绝并阻止了有关方面的好意。2013年，任先生获“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正值他老人家90周岁寿辰，由上海市文联主办，上海市翻译家协会承办，在静安宾馆举办了“任溶溶文学翻译学术研讨会”。任先生因为年事已高未能与会。会上播放了任先生事先录制的一段视频。任先生除了致谢大家的美意之外，只说到了盼望会议早点结束，以避开交通高峰期，方便与会者顺利返家。

许多年来，任溶溶先生是我心目中真正少见的看淡浮名、有滋有味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脱俗之人。我认识的任先生清净淡定，怀着高远的文学智慧、工作乐趣和坚韧精神，一生从事着儿童文学的翻译、创作和文学编辑工作，把儿童文学“玩”成了一份快乐而崇高的志业。生活中的任先生喜爱美食、朋友和世上一切自然淳朴之物事。无论世风如何不堪，他总是那个乐天单纯的“赤子”。我曾经跟学生和朋友说起，如果这个领域有哪位师友值得我热爱，那首先就是任溶溶先生了。

2017年4月8日，春天一个晴好的日子，我去上海泰兴路任溶溶先生府上看望先生。那一天，任先生戴着氧气面罩，与我们相谈甚欢。清简素朴的小屋整洁舒适，任先生面前的书桌上摆着一本记事本，上面翻开的一面，记着当天的日记。耐不住好奇心驱使，经任先生许可，我看了一下翻开的日记内容——因为近些年常常接到任先生手书的信函，他的手迹我十分熟悉。只见上面记有“7:20起身……夜梦吃春笋，极快活”等句子。紧接着日记，是一篇任先生当天写就的题为《说广州话的“甫”》的短文。想起近些年来，不时在《文汇报》《新民晚报》《文学报》等报纸上看到任先生回忆往事、怀念故人的精短妙文，原来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告辞时，我小心地提出，想和任先生合个影。任先生爽快答应，并在儿子的帮助下，一边摘下面罩，一边仿佛是充满了孩子般的歉意说:“我已经很难看了。”

我站在任先生身后，弯下腰来，与30多年前在会议上说“儿童文学很好玩”的任先生，留下了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张单独合影。我在心里默默地说，任先生，在我和万千小读者的心中，您永远是最好看的“任伯伯”和“任爷爷”。

亲爱的任先生，祝福您!

登山乐

高洪波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这一典范式的登山使人类的登山行为具有了哲学意蕴，发展到今天，有了“登山族”。

“登山族”指的是专门登山的运动员，他们内部互称“山友”，一个极和谐、融洽、具共产主义原始状态的群体。换言之，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危难时以性命互救、平日里以兄弟相称的一群站得最高的人。

我不属于“登山族”，但聆听过他们的发言，自然也被他们的英雄事迹感动过。我感动的不仅仅是登山队员们在死亡面前的大无畏精神，而是他们对山野的热爱与眷恋。

登山登山，讲究登高望远，盘山千条径，共仰一月高。面对高山，你由崇敬生出征服欲望，继而一步步踏上去。你气喘吁吁，左顾右盼，你汗流浃背，狼狈不堪，但你不悔，只把腿一下又一下机械性抬起，把身体一点又一点往高处搬移，高处自然有终极，那就是一座山的制高点，又称顶峰的地方。

云里雾里，你只管走去;风里雨里，你照常登攀。命中注定该登的山，你逃不脱，从云南哀牢山、苦聪山、基诺山直至景颇山登起，再到黄山、泰山、峨眉、青城，至于北京的景山、香山，只能算山中的小老弟，偶一登之。登山倒不重要，重要的却是郊外的景致，是登台阶后给予你的征服者的兴奋。

曾记得秋雨中登密云司马台长城，长城垒筑在群山之脊，一座连一座烽火台，仿佛搭向无尽的天际。那雨中登长城，或曰登长城式的登山，山变幻莫测，掩一袭纱巾，用酸枣的果实款待不请而至的登临者，又用潇潇秋雨一洗凡尘，每一步踏上去，都能感觉出山的陡峻、山的威严，而山的历史混合着五百年前卫国戍边的将士们久远的呼吸，带给你一团迷蒙、一种沉重。你登山兼丈量戚继光修筑的长城，你同时也在一步步用脚掌抚摩一个民族的坚硬的骨骼。山风呼啸，山魂凛冽，山的气息贮存入你的肺腑，你由此获得了新的精神之氧。

山的馈赠，无比丰厚。

更难忘烈日中走黄山的鲫鱼背，左顾是深渊，右盼为绝壁，大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壮壮胆踏过窄窄的山脊，发现大山其实很幽默，它用险与陡吓唬你，目的不过是使你加深印象。古人登山最狼狈者，当属大文豪韩愈，他登上华山之后突然被山吓住，痛哭失声而不敢下山，随从们无奈，只好将韩夫子用酒灌醉，然后用毯子一裹，扛下华山。华山我没登过，但它能让韩愈先生驻足不敢下山，可见是了不起的一座高山，有机会定登一回。

最狼狈的是登峨眉山，一日之内登顶，登金顶，一日之内下峨眉，其时年轻力壮，气吞万里如虎。待到下得山来，一觉睡过，才发现双腿竟然不属于自己，它们抬不起来，也迈不开去，浑似伤兵的假肢，举足之间是麻木，弹腿之际是教训，山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你:别在我面前逞能!

登山是人类运动的方式之一，登山也是人们升华肉体与灵魂的行为之一。登山则情满于山，又是古人的一种生命状态。到得今日，登山成为奢侈的享受，豪华旅游的项目，不知是山的不幸还是人的可悲。

不管怎么说，无牵无挂、无忧无虑、无思无碍地举足登山，毕竟是人生一大乐事兼快事，故曰:登山之乐，乐在步步登高、一步一累中。当登不登谓之愚，登而不至绝顶谓之懦，登绝顶而不吟啸不高歌谓之喑，凡愚且懦、喑者，不足为外人道也。

是为登山乐。

长白老林（油画）　赵开坤

从水笔到“五笔”

韦　泱

很长时间，我一直用水笔写作。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文友对我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能太落伍，要用电脑来写作。”当时的电脑，就是俗称286型的初级水平。我想也对，就去居家附近的一所学校短期培训，什么主目录、子目录，搞得我昏头转向，不知所以然。朋友说不要紧，他家的电脑打字机用得很方便。于是，买来价格不菲的打字机，开始操练。

这下问题来了。打字我用什么输入法呢?朋友说，最普通的打字方法，就是打拼音。这应该不难吧。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拼音是怎么一回事。没学过呀。1966年秋季开学我上一年级，正是“文革”伊始。印象中，就似乎没好好学过拼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中学参加课余文学小组，开始学写诗歌，辅导老师说，写诗需要押韵，读上去朗朗上口，一、二、四句最后一个字用同一个韵。当年流行新民歌体，四句七言，从形式上学的是古典诗词。不懂拼音怎么押韵呢?赶快买来《诗韵新编》，不就是十八韵嘛，豪韵就是悄、靠、娇一个韵脚。且学且用。很快进入文学新时期，“朦胧诗”崛起，民歌不吃香了。写自由诗不必押韵，我就彻底自由，写诗从不押韵。

那么，电脑打字，用拼音输入法，不懂拼音是断断不行的。对我而言，拼音复杂之处在于翘舌音、前鼻音、后鼻音等，加上我普通话说得不标准，充其量只是上海普通话，走音常常引人发笑。显然，拼音输入法不适合我。那咋办?友人说，没关系，还有一种五笔输入法，他用的就是这种。我说行啊。他给了我一张表格，让我看看背背，就是五笔字型的字根表，下面有字根口诀，共五十五句。什么“木丁西”，什么“之宝盖”，原来是键盘上的一个字母代表一个主体字，比如“S”，主体字是“要”，那么敲一下是“要”，二下是“林”，三下是“森”，敲四下是“木”。用“S”与其他字母组合，也会敲出不同的字，与“B”组合，就是“李”，再加一个字母“D”，就是“椭”。这类似拆字和拼字，“D”的主体字是“在”，用字的左边一半，加另一个字母“K”，就是“右”，因为“K”可以打出“口”。这样的五笔打字难吗?许多人视为畏途。可我不怕。很快，我把口诀背得滚瓜烂熟。一边背一边用，一篇千字文，从花时两小时，到目前不用二十分钟。现在口诀反而忘记了，打法全在脑子里。

拼音与五笔，很难比较易难和快慢。对我而言，拼音毫无基础，五笔却不能说难，因为我对中国文字有特别的爱好。识字不多时，看书就借助字典，从笔画和偏旁入手，查字的读法和意思。中国字看多了，加上一直喜欢练毛笔字，久而久之，汉字的笔画了然于胸，拆字拼字就不在话下了。

说到底，我用五笔，有独特的感悟，是扬长避短的一种选择。凭着五笔，我敲打出几百万字，出版了十多种专著。上班时，因时间宝贵，我先在纸上打草稿，这比我五笔打字快，再把文稿给妻子，她输入电脑后传我。退休后时间宽裕了，写作就全靠五笔啦。补说一句，妻子比我还厉害，她是拼音、五笔统吃，我戏称她是“双枪老太婆”，我的创作“军功章”上，有她的一半哪!

进入智能时代，汉字输入有更多选择。嘴巴讲讲就能变成文字，太神奇了。可我依然五笔。每次打字，都是我与汉字的亲密游戏，是我与汉字的心灵之约。

词三首

王养浩

醉中天·飓风

惊呼飓风来，巨浪掀四海。万家千户尽安排，妻儿欲嗔怪。小巷总理风采，双鬓斑白，风雨翠柏。

忆江南·秋雨

绵绵雨，秋凉笑赠予。湖边谁人去戏鱼，廊桥品茗尽欢语。举目望天宇。

醉中天·午后

午后彤云布，疾风且骤雨。三伏已过未消暑，日出满汗珠。倚窗遥指碧湖，雨溅残荷，何须叹吁。

成长，是一次次的迎来送往

卞峥嵘

从教十年来，这大概是最特别的一个教师节。因为疫情的关系，所有的毕业生都回不了学校，没有毕业生的教师节，多多少少是有些落寞的。

每年9月，本是办公室最热闹的时候，正在教的学生和曾经教过的学生络绎不绝，他们知道我爱美食，于是奶茶、咖啡、糖果、薯片……琳琅满目、堆满一桌，让“每逢开学胖三斤”成为了铁律。可惜今年啊，我胖不成了。

更遗憾的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开学季，没能像往年一样，听你们分享自己的成长，总觉得是一种缺失。

尤其是7月份刚刚送走的那届高三学生，你们知道吗?开学第一天，我几乎走错了教室，亲切的班级布局，窗外相似的风景，年复一年的课文，总有一个恍惚的瞬间，让我回想起去年今日此门中那一张张熟悉而生动的面庞。那个最特殊的高三学年啊，怎么就一晃而过了呢?

你们很多同学未来几周就要迈入更高等的学府了，你们准备好了吗?我知道今年的开学对你们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很多大学是不能让家长陪同进校的，这意味着你们要独立地布置寝室，包括架蚊帐、装被套、铺被单……这对你们来说并不容易，我见识过你们学农时候的样子，我能想象你们第一天在寝室里的手忙脚乱，有人会把被套的长宽搞反，有人会把地板拖得很湿，有人在蚊帐里把自己缠绕得像个粽子，有人洗一件汗衫用掉半斤洗衣粉，有人的口罩会掉在床板的夹缝里……真的不要笑，这洋相百出的开学季啊，都是你们青春成长的印记，你们应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记录下这珍贵的时光。

没有了高考的压力，这个开学季，我相信是自小学以来你们和父母关系最和谐的一届。可惜他们只能送到大学门口，目送你们的背影渐行渐远，他们特别想到寝室来，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可惜的是，疫情阻断了这一切。然而可喜的是，你们终于有机会向父母证明自己可以独立生活，并且生活得很好，请把最整洁的寝室照片发给你的父母，那是你在十八岁回赠给父母的一份礼物。

我再也不是你们的班主任了，没有人再会像高中学军、学农时那样，催着你们熄灯、起床、洗澡、叠被子、交作业，我们从师生变成了朋友，我只能对你们道一声珍重，然后，转身离开。你们有的留在了上海，有的在千里之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学校才能向毕业生开放，但我想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会无比想念你们。

今年我又在高三，你们的学弟学妹们很好，虽然我接手才不到一个星期，彼此还有一些拘谨，但我已经发现了有些同学的个性，藏不住的。他们会给我出怎样的难题，带给我怎样的惊喜，短短一年的时光，会留下多少故事待今后去回忆?对此，我充满期待。

有人说，学校就是一年一年的周而复始。可是，学生不是，老师不是，我们在成长道路上每一刻的成熟与绽放，也从来不是。

十日谈

特殊开学季

责编:刘　芳

看似平常的对话，却是一种有趣的语言游戏，舒缓着孩子内心的焦虑不安。